

论布莱希特戏剧中的人性异化

——以戏剧《伽利略传》为例^y

白英丽

(喀什师范学院 人文系, 新疆 喀什 844007)

摘要: 布莱希特是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戏剧家之一, 他对人物形象的辩证法塑造, 使其笔下的戏剧人物充满了丰富性和立体性, 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人性异化的主题。其戏剧《伽利略传》中的主人公伽利略被称为“英雄的懦夫”, 他的沉沦与堕落既有其自身的复杂原因又有外部的社会因素。正是内因和外因、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伽利略的人格裂变, 因而罪责在于社会而非人。布莱希特又把这一异化现象与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内容相融合, 从而体现出异化的时代感与社会性, 达到教育观众、改造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 布莱希特; 伽利略; 人性异化; 劳动异化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32X(2006)04-0076-03

布莱希特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作为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戏剧家之一, 他的突出之处在于, 他始终坚持戏剧变革世界的目的并不在于戏剧的革命主题, 而在于对戏剧生产的内在机制进行变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经过长时间的戏剧实践和理论研究, 他创造了一套与欧洲亚里士多德戏剧完全对立的全新戏剧体系——叙事剧及其理论, 因而被称为“非亚里士多德戏剧”。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及其创作实践的基本出发点是: 戏剧要表现不断变化着的生活, 要广泛地表现贯穿着社会内容的事件, 并激发观众的主动积极性, 去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但布莱希特并不是一位政治教育家, 其戏剧实践也并非纯粹的政治说教, 特别是他对人物形象的辩证法塑造, 使其笔下的戏剧人物充满了丰富性和立体性, 这些复杂矛盾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剧作家对社会对人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眼光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人性异化的主题。

如果说他的全部创作以陌生化手法和辩证地反映生活的艺术追求, 使人苦苦思索着社会人生哲理, 那么, 我们从其人物塑造的独特方式和深刻内涵上可以体会出, 这种“陌生化”和“辩证法”已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形式和技巧, 而与社会进行改造的特

定目的紧密结合在一起。“陌生化”是对被资本主义“异化”文明掩盖下的本然生活的一种挖掘手段, 而布莱希特则用辩证的思想、异样的眼光去认识和揭示了被资本主义所异化的世界。本文主要通过对其戏剧《伽利略传》中的主人公伽利略人性异化的考察, 分析他由一位倡导科学的英雄沦为科学的罪人的主客观原因, 从而揭示出布莱希特戏剧中深刻的哲理内涵及其教育意义。

伽利略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一位时代巨人, 作者并没有按照传说的理想型的英雄形象去塑造他, 而是从这个历史人物身上挖掘出特定历史条件下复杂矛盾的人格内涵。布莱希特曾经解释说“这部作品要表现出社会如何向个人榨取社会想从他们身上得到的东西, 是研究欲——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几乎同性欲一样有吸引力和控制力)把伽利略引向这个危险的领域, 并使他陷入一种痛苦的冲突中, 即他的研究工作同他要求有其他享受之间的冲突。”^{[1]342} 作者首先从人性出发, 展示了伽利略身上那种追求物质享乐的自我意识与倡导科学真理的理性意识的矛盾对立。按照人的本能学说, 自我是一种求生存的欲望冲动, 它的基本要求是获取食物以求生存, 发展自身以求美好的生活, 战胜他物以求延续生命, 因

y 收稿日期: 2006-05-09

作者简介: 白英丽(1974), 女, 在读研究生, 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讲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而追求个人快乐或幸福是人的本性。但人性中有一个强大的欲望,即人类的社会情感,这种社会情感使个人需要同人类成为一体,而且这种欲望随人类文化的进步而不断加强。所以作为单个的人,常常处在本能与理性、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夹缝之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常常出现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人的理性和责任之心来加以调节。剧中的伽利略始终处在自我本能与理性意识的矛盾斗争中,当其理性意识占主导地位时,他身上那种人文主义的战斗精神就凸现出来,因而他可以不畏鼠疫而坚持研究,不惧怕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而奔向佛罗伦萨;而当其自我享乐意识占据主导地位时,他利用科学知识换取物质利益,用卑劣欺骗的手段骗取金钱,甚至迫于压力而保持沉默放弃学说。作为理性的伽利略认为只有科学能改变人的本性,为此必须进行斗争,“只有我们胜利,才有真理的胜利;理智的胜利只能是有理智的人的胜利”;^[2]而他追求物质享受的自我意识又使他动摇不定,所以他说:“如果我准备沉默,毫无疑问一定出于卑劣低下的动机:贪图舒适生活,害怕遭到迫害等等。”^{[1]78-79}他的这种物质享受的自我意识与追求科学真理的理性精神矛盾地统一着,他一面沉浸在新时代科学真理的欢乐中,一面又津津有味地感受着肉体上的舒适享受,把肉体上的舒适变成了精神上的活动,因而,他始终要求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完美结合。但在那个愚昧腐朽的时代,这种精神和物质的完美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舒适的物质生活和自由的精神创造只能两者择一,这就使得一直处于本能与理性斗争中的伽利略动摇不定而又良心不安,因而使其人格结构也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他性格的积极方面使他面向未来,精神昂扬,接近人民,发现真理,否定上帝的存在,废除天堂,向神学和权威挑战,登上那个时代的顶峰;他性格的消极方面,使他平庸低下,畏缩不前,脱离人民,否定真理,向教廷和宗教屈服,保存个人,跌落到那个时代的深渊。最终,他的自我求生存的意志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他迫于宗教法庭的压力而放弃学说,从而解决了他与社会的矛盾,而他的人性却发生了更大的变异。背叛科学真理的罪行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罪人,导致了他的人性异化,使其由人而成为非人。放弃学说的伽利略变得悲观厌世,悍戾而玩世不恭。他失去了追求科学真理的勇气和面向未来的积极思想,他嘲弄社会,嘲弄宗教,嘲弄自己,嘲弄女儿,他仍旧好吃好喝,却只剩下纯粹感官的享受,而科学已经变成一种会危及他仅剩一点舒适的恶习,“他秘

密地干着,也许还深感内疚”。在戏剧中作者充分展示了伽利略身上这种科学追求与享乐本能的矛盾对立,因而伽利略的人性异化、他的沉沦与堕落有着其自身的复杂原因。

人的存在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伽利略之所以成为英雄,之所以又变成罪人,并不仅仅决定于其个人因素,而是有着深刻的外在社会原因。正如布莱希特所说“伽利略不应是一个犯了所有罪的人,有罪的是把生产变成一种罪行的社会”。戏剧正是从这一点上有力突出了伽利略人性异化的社会根源。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人的劳动异化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并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让给了购买这种劳动产品的人。他认为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而是为了得到生产资料,为了生存。它只是“自我损失”和“无权的表现”,“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外化、异化”^[4]。布莱希特对这种“异化劳动”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说:“今天的人类面对他们自己的事业,就像古代人面临不可估量的巨大灾殃一样。”^[5]他毫不掩饰他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所具有的巨大威力的推崇,因而他认为“科学时代的戏剧”首先应当关注的是“社会的变革”,为消除异化劳动所带来的巨大灾殃服务,关注科学时代人的命运、人的被异化劳动所扭曲的肉体和精神的状况。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社会性本质正在于劳动,在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中,人确证了作为人的存在。然而,在这部戏剧中劳动作为表现人的本质,确证人的存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已陷入了一种困难境地。为了科学研究,为了筹集资金,伽利略不得不去应付那些虽笨但有钱的学生,比如代表封建贵族的卢多维科,而不能教育富有才华和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安德烈;商人们虽然保证伽利略有研究的自由,但是他们只为那些能赚钱的东西付钱;伽利略没有资金从事科学研究而只能私人授课,但进行私人授课却没有时间从事研究;教授数学的伽利略的增加薪俸的要求也遭到大学学监的拒绝,原因是数学是一门赚不了钱的玩意。在大学学监为代表的上层人物看来科学研究也应该参与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能带来斯库多的东西才有斯库多的价值。您要钱,得拿出点别的东西,您出卖的知识给买他的人带来多少收入,您

也只能要求得到这么多钱……”^{[1]18} 并认为伽利略的不幸正在于他所研究的科学。现实社会的冷酷使伽利略充分认识到既想生存又想坚持科学研究是一种无法统一的矛盾,正如他所说:“公牛干着重活,你们却把它的嘴捆绑起来,不让他吃草料。”^{[1]20} 在这个腐朽的时代科学只能在皮鞭下呻吟。正因为他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为了生存和研究的需要最终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卑鄙欺骗的手段把荷兰制造的望远镜作为商品出售给商人,并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离开威尼斯而去佛罗伦萨谋求高薪职位。在布莱希特看来科学对伽利略来说已经成为为所有人挤奶的一头奶牛,当然也为他挤奶。

人民需要科学而统治者却控制了科学,如伽利略所说:“他们从我手里夺过望远镜,把他对准折磨他们的人。这些自私残暴的家伙用科学成果贪婪地牟取私利,同时又感到科学的冷眼正盯着上千的人为的悲惨景象,显而易见,只有清除这些家伙,苦难才有尽头。他们对我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使意志薄弱的人无法抵挡。”^{[1]128} 统治者不能用《圣经》征服伽利略,但他们能用权势扼杀真理。因此宗教法庭不许他公开宣传哥白尼学说,他沉默了八年;宗教裁判所用酷刑威逼他,他选择了放弃学说。伽利略由于自我的生存本能和当权者的威压而拱手把科学献给了统治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或不用或滥用。他所生活的社会要求他为科学付出生命或丧失人格的代价,在这种社会里研究科学发现真理的贡献却变成了一种罪行。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来愈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鄙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的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成为愚钝的物质力量。”^[6]

人的劳动异化是异化的社会方面,由此可见伽利略的人性异化既有其潜在的内因也有其显在的外因,在此起决定性的不仅仅是人自身的本能机制,同时还有外部社会的作用。正是内因和外因、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伽利略的人格裂变,因而布莱希特所展示的人性异化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精神异化,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从而作家将自己的笔触从人性的本能深入到对社会本质的揭示。他的许多作品都表现了人并不缺乏良心,但又不能按照善良的愿望去自由生活和创造,只能按

照社会的罪恶机制和市侩原则去生活的现实图景,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荒诞与罪恶。“我愿意像改造自然一样努力改造人的本质,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表现社会是能够改变人的。”这是布莱希特始终遵循的观点,他的剧作中的诸多人物都是被社会所扭曲和异化了的,如潘第拉、大胆妈妈、沈德、伽利略等等。人一开始是有良心和人道倾向的,但冷酷丑恶的现实却使人的自由追求难以实现,使人性堕落和异化,因而罪责在于社会而非人。

最后,从写作背景来看,《伽利略传》是布莱希特于1938年11月在丹麦流亡期间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写成的,当时正值二战前夕,法西斯的阴影笼罩着欧洲大陆,新的科学成果是用来造福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这是社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它成了启发布莱希特创作《伽利略传》的一个时代因素。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和随即出现的美国一些科学家放弃高薪的原子实验室工作,更促使了布莱希特对初稿作了较大的改动。他在演出本的最后一场加进了伽利略承认是出于害怕而放弃学说的一场戏,这一改变突出了布莱希特竭力要表现的思想,就是“资本家把科学在科学家的意识里孤立起来,他们把科学看作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孤岛,其目的是要把科学同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交融在一起”^[7]。从而作家又把这一异化现象与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内容相融合,体现出异化的时代感与社会性,并通过伽利略的自我剖析批判了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指出:“科学的唯一目的在于减轻人类生存的艰辛,倘若科学家摄于自私的当权派的淫威,满足于为知识而积累知识,科学有可能被弄成畸形儿。”^{[1]129} 即要求科学家应对其研究的成果所产生的后果负责,并且要有勇气反对滥用其成果。伽利略的自我分析这一间离效果的运用进一步说明这部戏剧并不在于塑造一位引起观众同情和崇拜的英雄,而在于通过伽利略的人性异化激发观众对现实的思考和行动,从而达到教育观众、改造社会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论戏剧[M]. 丁杨忠, 张黎.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 [2] 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戏剧选(下)[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80.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8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90-91.

(下转第97页)

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33页)今天倍受人们关注的道德重建,就不单是“个人的道德”重建,而更是体现并保障“社会的正义”的制度的重建,加强权利制衡,实现有效监督,确保公民权益,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青少年的道德生活世界不单是涉猎家庭、学校,也包括整个社会,而且,对他们实施传统伦理教育决非单向的传授和培养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改善和创造相应的社会道德环境。

3. 必须要重建道德信仰。

虽然近二十年我国道德建设的实践操作取得了巨大进步,道德体系日趋完善,但失去信仰的道德,即使在体系上、规范上设计得再完美,也只能犹如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供人欣赏、供人玩味,宛如一些乡里还竖立的贞洁牌坊一样,只记录和传达了失去的规范和原则,于今只有文物的价值。这种无信仰的道德,不能变为人内在的组成部分,化作人本质的力量,将其放入博物馆才更合适。也就是说,道德失衡不在于德之不善、德之不好,而在于德之不信。

首先,道德危机实质上是随道德建设的失误和社会信用的沦落引发的道德信仰危机,它使人们不再信任道德的有效性、可靠性,失去了道德责任感,失去了善的追求。

其次,在现代社会,由于同一时空多元文化的冲击,使道德观念既受到来自本土文化中的传统伦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市场化的文化影响,又受到来自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性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多元化的构架,使现代人对道德的信仰也充满了矛盾和冲撞,人们无所适从,特别是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虚无论更是消解着人们对道德的信仰,而事实是只有在对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的信仰中,本体才能不断地提升,才能超越道德规范的外在性,最终实现道德的自觉。当我们发觉到现代化的社会出现价值矛盾的时候,我们同时感到,这些矛盾的存在为价值教育的进行带来了不少困难。例如:在一个强调竞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里,要教导友爱自然显得困难,竞争的基本精神是有成就,可是,在任何竞赛中,能够冒尖的永远是少数人,社会不断制造大批的失败者。要对一群拥有失败者心态的学生进行博爱的价值教育,并非一件易事,德育往往变得无所适从。也许我们应鼓励学生建立自己的“价值轴心”,籍以衡量不断涌现的新的价值观念。在万变的社会里,似乎有些价值观念是不变的被肯定的,例如仁爱、诚实、正义、正直、和平及人的尊严等。如果我们能在万变的社会里肯定一些不变的价值观念,则是有好处的。

(上接第78页)

[5] 布莱希特. 戏剧小工具篇[C] // 张黎. 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6] 李晓梅. 试论马克思的技术异化思想[J]. 佳木斯大学

社会科学学报, 2002, (4): 4.

[7] [西德] 沃尔夫拉姆·施莱克尔. 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及其戏剧观[C] // 李健鸣. 论布莱希特戏剧艺术,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86.

Study on Human Nature Alienation in Bertolt Brecht's Drama

—Taking the drama “Galileo's Biography” as the example

BAI Yingli

(Humanities Department, Kashgar Teachers College, Kashgar 844007, China)

Abstract: Brech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ramatist of 20th century. He described many stereoscopic characters by dialectics in his dramas, and it embodies the theme of human nature alienation. The leading character – Galileo in the drama of “Galileo's Biography” is called “heroic coward”. Galileo has a listless and depraved attitude towards life, not only because of himself but also social reasons, and soci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Brecht considered this phenomenon of human nature alienation related with his background and content of social politics, which embodies alienation theme of times and sociality, enlightens audience to think and act through Galileo's human nature alienation, and educate them to change society.

Key words: Brecht; Galileo; Human nature alienation; Labour alienation